

文化的實踐與教學—以蔣渭水的 〈臨床講義〉為例

陳鴻逸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基於通識課程的教學現場中，針對國文教材所進行的教學與教材，所提分享與研究課題。以蔣渭水的〈臨床講義〉為教材範例，其目標主要在於將通識課程與文化、歷史相結合，促使師生共同討論社會、文化議題的可能性，同時透過原有教材配合的模式，得以聯繫起不同的時間、空間的殊異課題與文化現象，進而使學生有所共鳴與反思，對當代的社會、政治和思潮有所認識與理解，並建構個人獨有的「感覺結構」與「精神圖像」，並達到認知、情意、技能的教學目標。同時，本文期望此一教學形態與內容，擴延教材的不同質素與詮釋面向，促發讀者共同思索語文教育的未來與創新的可能性，推演及發展出多元的思考與面貌。

關鍵詞：教學、文學、文化

Teaching Culture — Using Chiang Wei-Sui's *Bedside Examination* as an Example

Hung-yi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Project Faculty),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hiang Wei-Shui's *Bedside Examination* as an example and incorporates general courses with current news to aid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discussion of social phenomena. Meanwhil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rigin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urrent news, the paper connects various issues and cultural phenomena of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reflects society, politics, and ideological trends, and builds a unique personal value system, in order to reach the teaching goals in cognitive Domain, Psychomotor Domain, Affective Domain.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hopes to extend aspects of qual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o deduce diverse thinking of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Teaching, Literatur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Culture

一、前言

當前大學院校裡頭，對於通識課程核心內涵的要求，已從知識傳授轉向更具生命意向、人文價值、情感聯結時，身為通識科群的語文教育（尤以所謂的「國文」或文學學科），應重拾起「文學」與「人」的緊密聯繫，也就是以「人」為主體思維下向外擴延的正向力量與實踐作為。故應思索的是，語文教育、文學對於非文學科系學生的價值何在，是語言能力的培養？人文涵養的提昇？或其他？不可否認的是，如何通過語文教育進而培養學生具有觀照自我、關懷他人、參與社會都為長續核心意旨，這也是本文以蔣渭水的〈臨床講義〉為探範文本原因。

回頭過來，相關先行研究並不在少數，例如梁明雄〈蔣渭水與臺灣新文化運動〉、林秀蓉〈臺灣醫生文學探析——以蔣渭水〈臨床講義〉、賴和〈蛇先生〉為例〉與〈一篇診斷日治時代臺灣社會病症的政治文獻——蔣渭水「臨床講義」探析〉、簡銘宏〈蔣渭水〈臨床講義〉的一種觀看〉與〈臺灣近代醫學凝視下的〈臨床講義〉〉、楊道麟〈試論語文教育目標的理論貧乏〉、許俊雅〈臺灣文學的語文教育追尋〉、李新霖〈語文教育在通識教育中的定位〉、彭妮絲〈生命關懷視域中之語文教學研究——以隱性知識顯性化為基礎之探究〉等。在這些論文可以看到幾個面向：語文教育的定位與追尋，如李新霖與彭妮絲之文就藉此審視什麼才是語文教育的核心目標，或如許俊雅就直接探討台灣文學如何融涉入語文教育，另如林秀蓉之先行研究特別指出了蔣渭水從「醫學」角度切入，仔細審視日本殖民下的台灣社會（與人民）所患病症，相當貼合於本文的初始點。

種種看前述研究已將蔣渭水及〈臨床講義〉作了一定剖析，使讀者能夠清晰地閱瞰作者及文本（text）的意涵指涉、歷史背景、文化課題。故本文不再重複解析〈臨床講義〉的作者背景、文本內涵，轉以語文教育的推導為，輔以歷史敘事、實踐策略等研究取徑，側考「書寫實踐」、「跨領域學習」、「構聯歷史視域」等面向，其目標主要在於將通識課程與文化、歷史相結合，促使師生共同討論社會、文化議題的可能性，同時透過原有教材配合的模式，得以聯繫起不同的時間、空間的殊異課題與文化現象，使學生對當代的社會、政治和思潮有所認識與反思，並建構個人獨有的感覺結構與精神圖像，並達到認知、情意、技能的教學目標。同時，本文期望此一教學形態與內容，擴延教材不同詮釋，促發讀者共同思索語文教育的多元性與實作價值。

二、文本內的知識涵養

前已多論及蔣渭水及〈臨床講義〉而不再贅述。此處想談兩個關於〈臨床講義〉帶出的討論向度：語文教育夾滲的歷史文化觀點、散文體型的「變格」，下面就分別述明。

一般而言，作為通識教育的一環，語文教育（或國語文、英語文或其他語文學科）多數扮演了「語文」知識傳遞與語文應用的主要角色，使得文學課多數以研究語言作為起點，¹而文學語言的傳達則夾雜了文化質素。顯見語文教育不單純只有學會語文、應

¹ 懷海德（A. N. Whitehead）（1994），《教育的目的》，吳宏志譯，頁 59，台北市，桂冠。

用語文而已，在更多時候，背後所隱藏的脈絡、文化意涵、歷史敘事²似乎才是語文教育的「另類功能」，以下就以蔣一文為例：

遺傳：明顯地具有皇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

素質：為上述聖賢後裔，素質強健，天資聰穎。

既往症：幼年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腦明晰，意志堅強，品行高尚，身手矯健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行卑劣，節操低下。轉居日本帝國後，接受不完整的治療，稍見恢復，唯因慢性中毒達三百年之久，不易霍然而癒。³

從中可以初步理解，蔣渭水是從漢人在台歷史作為敘述脈絡，故裡頭連結了「血源」，而這樣的「優秀素質」在清領時期有了轉變，衰弱不振下被迫轉讓給了日本帝國。其中值得玩味之處在於，文中針對日本殖民並沒有直接地批判，反而認為「轉居日本帝國後，接受不完整的治療，稍見恢復，唯因慢性中毒達三百年之久，不易霍然而癒。」顯見突顯出日本殖民底下，台灣人民面對的矛盾情結，一方面是日本身為殖民者的壓迫，另一方面則是日本殖民似乎也帶來了不同的改變，使得症狀「稍見恢復」。

推回蔣渭水寫〈臨床講義〉之背景，自中日甲午戰爭，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初，是以武裝抗日作為殖民史起端，然隨著噶吧哖事件後，台灣人民已逐漸失去了武裝抗日的能量，隨之而起是文化啟蒙的一系列運動，重要者莫過於如台灣文化協會般的「體制內抗爭運動」。此景下，文化教育的推動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重要目標，提昇人民智識水平也就格外地急迫，然而「台灣」的病徵：「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枉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情氣滿滿，意氣消沉，了無生氣。」許多的病弊無法一一除去，就連「聞及稍微深入的哲學、數學、科學及世界大勢，便目暈頭痛。」這使得蔣渭水等其他知識分子理解到，「台灣」是病了，且是內在精神思想上的病，這才造成了思想上的貧瘠與難以救治的困境。

可以理解到的是蔣渭水於1921年發表這篇〈臨床講義〉，是知識分子的危機意識使用，他身處時代夾縫下，思考的不僅僅是個人利益，而是台灣人及台灣的處境，而所有的癥結點則需人民自覺，而自覺的最好方式不是武力不是其他，而是接受教育，唯有智識大開，人們才能以此作為思想上堅固的武器，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進而拯救台灣不被同化。

再回過頭來說，從相關敘述能發現，當我們在介紹或描述單一文本時，是無法也不

² 這裡所指的歷史敘事，不單指向了「新歷史主義」的理論，也指向了在各種場域中，所「引導」或「聚焦」而成的「脈絡」，而此脈絡更包含了「因果」關係的構成。舉例來說，國文科的語文教育，若文本中摘選了《水滸傳》的篇章，一方面除了解析文本內的角色、人物、情節等小說的寫作技法，另一方面也會涉論到中國小說的發展史，如唐傳奇、宋元話本，並可能推導於先秦寓言的「說教事」方式，無形中拉串起中國小說背後文學發展與文化源流。

³ 這裡選用的版本是出自林秀蓉等編，《醫護文學選讀》，其主要是本論文後續會談論到相關的「醫學」與「文學」議題，故選用此版本，提供給讀者、教學者參考。全文可見論文末所附〈附件一〉。

太可能脫離文本背後的脈絡、作者寫作動機，這也就是語文教育特殊處，語文教育往往會構連起文化、歷史的元素。

另一個也是過去研究較少提及的，或是說〈臨床講義〉能夠提供的知識題材，便是它的寫作形態（或說格式）。於此須先釐清散文的特質，才能理解〈臨床講義〉應如何分類。若援用鄭明娟看法，散文在文學的發展史上是一種特殊名稱，居於「文學之母」的地位，原始的詩歌、戲劇、小說，無不是以散行文字敘寫的。後來，各種文體個別的結構和形式。外鑠要求逐漸生長成熟且定型，便脫離散文而獨立。意即，剔除其他文類，剩餘的文學作品的總稱，便是散文。⁴若以此作為散文基本概念，那麼〈臨床講義〉在無法被歸入小說、詩歌與戲劇狀態下，而列立散文一區。

只是若真要再細分，此文反沒有明確位置，若循鄭明娟在《現代散文縱橫論》可分類出「小品文」⁵、「雜記隨筆」、「遊記」、「日記」、「尺牘」、「序跋」、「報告文學」、「傳記」八大類來看，〈臨床講義〉也與此有所隔分，而成為散文的「變格」。雖然〈臨床講義〉的內容多少夾雜了評議性的文字，也略帶日記、診療單的樣式，卻又不完全相同，更使此文風格迥異許多，實突顯出散文的千容萬包，其殊異體格是為了承載不同多元的內容質素。

此外，就以一種「模仿」的體裁來說，確實對學生來說是個很好入門、簡易上手的表式，這也是研究者選擇此文作為範例的要素之一，關於此點會在後面小節談及。初步看來，〈臨床講義〉作為語文教育的教學，除論及歷史背景、寫作特色外，也應將個人的感受融入現實場景，才能感動或引發學生興趣，達到情意、認知的教育目標。

三、個人視野與歷史視域交融

從上述段落中可尋見〈臨床講義〉的「語文功能」。接下來要談的是〈臨床講義〉對於擴充個人視野、跨領域的學習兩個運用範疇。

所謂擴充個人視野，不單單只是前人所言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或是藉由書籍得到知識、跨越個人生命歷程汲取他人事業成就精華，這裡所指的擴充個人視野需提升至所謂的「歷史視域」。「歷史視域」乃德國哲學家伽達瑪（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思想主軸之一，他通過此呼喚著「過往」到我們面前「顯現」，可非「如實呈現」、「完全反應」的硬刻狀態，具有域域之能乃在將「過往」與「現今」作一統合的表述，使我們能在現在探究過往或使過往能被現今所知。是此概念幫助我們進入了一個「真實的過往」且使得現今變得更有意義（或能找到生存的意義），更積極地說，個人並不是「單獨」存於世，人往往在「拋擲於世」的焦慮中，試圖找尋到意義與為何而活的動力，而「歷史」就是這個神妙之物。

偉大的歷史往往被偉人（或政治人物、政治史、戰爭史）所盤據，以及透過特定人士而撰定，小人物或個別之人閱讀這樣的歷史往往有所隔閡，認為自己被阻斷在歷史

⁴ 劉方稜（1988.01），〈為散文作適切的詮釋——鄭明娟「現代散文類型論」評介〉，《文藝月刊》223期，頁30。

⁵ 在《縱橫論》裡，鄭明娟將小品文又分為「人物小品」、「詠物小品」、「理趣小品」和「情趣小品」四小類。請參閱鄭明娟（2001），《現代散文縱橫論》，頁5-6，台北，大安，2001。

的洪流之中而無法自拔。可事實呢？人們對於過往總有一套自己的解釋，這很後現代的傾向並不在於拆解歷史的真偽、拒斥歷史的發展，但更多時候，人們會通過「歷史視域」拉過去與現在作對話。一如〈臨床講義〉對於時經近百年的現今讀者而言，可能早無法理解日本殖民的景況，以為蔣渭水是日本殖民底下的一位作家。但歷史視域的功能，使讀者將其召喚而來，不為蔣渭水的「復活」，而是〈臨床講義〉能「意義流動再生」，使裡頭的「台灣人」必須「重新復活」或「批判」。日本殖民者隨然遠走，其遺留的病徵、症狀依未見改善，這是蔣的「先見之明」還是蔣的「遺憾」，而這一切精神圖像的構建就在此反覆「閱讀」、「對話」中連綿結生。

當中可能會遭遇的困難是，如何回應歷史變遷下的種種課題？或者說，學生該如何在「有限」的個人生活經驗中找到歷史的對應點，亦或說如何觸引學生認識歷史進而回應當代社會種種議題，成了有點困難的問題。對此，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上，是將〈臨床講義〉作了更動（如附件二），留下了幾個詞彙與關鍵詞作為討論基礎。同時，請學生找尋上課時閱讀過的新聞報導（以平面媒體為主），將新聞報導重新拆解填入〈附件二〉表格中，以此作為討論和對話。

這樣的作法一來使〈臨床講義〉的寫作型態能夠被保留，二來是引導學生作為一個診斷者時應有的敏銳度，方能直指問題核心，並藉此讓學生理解到蔣渭水是保持什麼樣的心情態度在看待當時的台灣社會／人民，而學生能否也做到同樣的思考與悲天憫人胸懷，都能透過此而有所觸及。

至於第二個是跨領域的學習。畢竟通識課程除藉以輔助、引導專業學科外的相關學識外，其實也肩負了跨學科、跨領域的「有機性角色」，能夠通過文本此一媒介，吸納並置不同學科並搭起橋樑。因此〈臨床講義〉除了可視為散文的作品外，也可提供給護理、歷史、中國文學、台灣文學、醫學等⁶，作為比較對話的基礎。以下分舉兩例作為參考：

1、醫學／文學

〈臨床講義〉一文可以提供醫學、護理科系的學生在既有的思考層次上加以延伸，如醫學與文學的比較？或是醫學與文學的異同處何在？醫生、護理師所寫的文學作品與一般作家寫關於醫療、醫學的作品究竟有何差異？都會使看來南轅北轍、跨領域學科受到衝擊，卻又能在不同學科訓練下找到對話基點、共同旨趣，⁷舉例來說，如醫學與文學的訓練，一般人多以為是「理性」（醫學）與「感性」（文學）兩種截然不同思維，卻可能忽略了兩者都是對人展開的學科，兩者原始出發點都緊貼於「人」作為主體思考、以「人」為回應、療癒為期允。如此一來，在教學過程中，師生應能見示於知識並不是為了「知識」而累積，大多數的學科初衷就是在探索、拯救、解決人的困境、只是方法不同、步驟有異罷了。

⁶ 這裡的科系、學門別並無一定嚴格的區分，致使學門名稱有所差異。此處想指出的是文本、材料對於不同學門的浸潤影響，達到通識課程所延伸的跨領域、跨學科目標。

⁷ 例如魯迅、賴和都是從醫轉文的代表人物，而魯迅的〈藥〉、賴和的〈蛇先生〉等都是跨越「醫學」與「文學」的代表作品，甚也可拿來與〈臨床講義〉比較。

2、新聞／文學

如前所述，參與或關注當代事件議題，是將自身拉到同理心的歷史軸線上的方法之一，如〈附件二〉是透過「模仿」書寫、診斷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從中即可略約探知學生關心的議題，藉以引導他們從蔣渭水的書寫心態去揣摩一二，進而為現實社會的事件把脈、提出建言與改善良方。之所以要從診斷新聞著手，主要是考量每位學生的生活經驗不同、人生價值觀不同、社會參與度（如工作、志工等）亦不同，無法直接使學生理解如蔣渭水般憂患意識，依此權衡下，從社會新聞的相關報導著手顯然是較直接的管道。

同時，從新聞報導著手還可以發展另一個語文教育能力——書寫，〈附件二〉不僅是「新聞診斷書」，其實也可以間接培養及引導學生了解新聞報導的寫作特性，以及新聞媒體如何呈現他們的觀點，以及如何在新聞報導背後找到「事件真相」，都可通過此做不同嘗試。

以上所述可見文本的功能不僅僅是提供閱讀，更多時候還充滿了跨時代、跨領域的對話。以此為例不僅僅補充〈臨床講義〉在教學現場的實作價值，期提昇語文教育在通識教育裡的堅實基礎。

四、從閱讀書寫到社會關懷的實踐

當學生理解了蔣渭水書寫〈臨床講義〉的背景知識後，可能產生了欽服、懷疑等不同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端賴於學生對日本殖民歷史、散文類型的認知體悟或接受程度。然如何轉化成具體實踐，反而更值得嘗試思考的。對此，或許可以從兩個面向討論：教師的位置、文本／社會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所謂教師位置不單單指著在教育場域裡的階層／階級結構，也不單單只是面對學生的知識傳授者。若想要使學生轉化出面對現實社會的實踐力，其實是需要一股「動力」、「驅力」或是引導者，這股動力或引導者不見得非教師不可，可想見的是教師在教育現場是最具能動性，也就是所謂的「有機的知識分子」。畢竟教育不能與社會趨向脫鈞，教育應具有主動促進社會改革的功能與使命，而教師在當中是「媒介」，同時應機轉成具有自我反思與批判能力的「意識主體」。如此一來，使教師從制式的知識傳授者轉變成改造社會的積極責任。⁸

此作用一方面冀期突破舊有框架，藉以重新審視教師／教材的聯結關係，另一方面也是使閱讀不再只是「單向的知識傳遞」。傳統上，對於課程／教材的認知，多以某一教科書為主要替代性的稱謂或「指涉」（或符號概念）。但仔細探究可以了解課程／教材本身就充滿了動態性的組合關係。這裡所指的動態組合，是指學校系所訂立的課綱下，所牽動的「人員」，而不同的課綱與人員，就會使課程產生極為多樣化的組合，等於使教師與學生，能夠與「教材」及環境產生共感經驗的傳遞歷程，組裝出各種教學現場的可能性，在詮釋的觀點上，將教育視為文化傳遞，以及建立歷史感的特性還是存在的。如

⁸ 參閱莊明貞（2001.09），〈當前台灣課程重建的可能性：一個批判教育學的觀點〉，《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14期，頁151。

此一來，閱讀不再只是教師或學生的單一責任，畢竟「閱讀」本身就充滿了許多權力運作，如何或在既定的框架中找到不同的反思、延伸思考甚或是批判觀點，就能將「單一線性」的閱讀走向了「對話」，反而才是教師與學生的「任務」。

在課堂上，教師與學生既展開「對話」，那麼也或多或少會面臨到與「社會」對話的另一層要求，以〈臨床講義〉來說具有高度的社會關懷傾向，不僅在過去，在現今一樣適用。若教師能藉以引導到時事的討論，那麼將會使〈臨床講義〉以一種「新生命」重新復活，而這也是本小節談到的第二個觀點：文本／社會的互文性。

所謂的互文性，不僅指不同媒材、媒介間相互對話、滲透狀態，也可如同俄國文學批評家巴赫汀（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所指出的，文本對著社會開放，在閱讀文本同時即在參與社會，即在用自身的文化視野審度著。進一步來說，教師與學生的任務不僅僅只是閱讀著「書本內的文本」，他們必須進一步閱讀「有著社會背景支撐的書本內的文本」，當閱讀文本的同時，他們也在閱讀當代歷史、當代文化思潮（或是現實景況下的各種事物），並以此發揮所感所想，體悟現存世界的一切。也只有當個體開始關懷社會，以「他者」的依存當作自身的負擔時，那麼群體的生命才會鏈結在一塊，彼此間有著共同羈絆，書寫成為相當有效或有力的方式。因為閱讀伴隨而來的書寫，且書寫成為一種實踐，就同時逼迫書寫者與閱讀者思考，而唯有思考才能進化成高度的動能，否則「四肢疲軟」、「腦筋混沌」不就跟蔣渭水所述的低落人民沒什麼兩樣。也唯有書寫才能深化與證明存在的價值，以此作為一種抵抗意志的延伸，因為肉體可能會腐死，可書寫將演存心志，將個體的小敘事與歷史轉輪並扣而生，書寫成為另一種意志的展現。

五、結語

所舉〈臨床講義〉一文並非日本殖民底下的特例，放在國文科（或相關語文教育）裡其所編撰規劃的方向也可能不盡相同，或以教學導向來說並非全散見於不同版本的大學國文選本、課程裡頭。但以此作為討論的起點，主要在於回應通識教育的企想、轉換成關懷社會議題，而非成為單調或無關緊要的「學分」。在此狀態下，討論〈臨床講義〉，一可理解到的蔣渭水的個人歷程、書寫動機與時代背景；另者觸引著台灣殖民課題的深切反思，例如殖民教育下的台灣人民該如何面對殖民者，台灣人民何以走到毫無覺知、毫無抵抗意志的墮落場景，其中的關鍵點不僅僅只是文化啟蒙、教育普及的運動實施，更深遠地從歷史角度回望，共同生處於台灣的人民都沒有學到教訓或反省，在殖民者以武力、懷柔手段下，人們不是不敢抵抗便是開始噤聲，這也許不是被殖民者的原罪，卻將身為主人的位置遠遠地拋棄。同樣地，文學作品的價值並不單純是當世評價而已，在更多時候是來自於內蘊的普世價值、人性課題，故跨越不同年代、階段亦能顯其光輝，所以將〈臨床講義〉放回到戰後台灣審視，亦可回應於多項社會、歷史與文化課題。

除此之外，本文期望提供或引發教學現場的學生之興趣、參與感，進而延伸至不同的場域中實踐之，並當作是一種「實作」，相信這也是相關通識課程的目標之一，也是語文教育亟欲推化紮根的要項。總體來說，語文的相關教育是屬於靜態（如閱讀、賞

析)與動態(書寫、實踐)相應的，也是現在與過往的對話，形塑出一種具有召喚性與互文性的動力量，使老師、學生或其他閱讀者通過文本，滲透出對於社會的關懷，藉此建立起個人的歷史圖像與精神樣貌。

參考書目

專書

- 簡光明、林秀蓉等編著(2010)，《醫護文學選讀》，台北市，五南。
鄭明嫻(2001)，《現代散文縱橫論》，台北，大安。
懷海德(A. N. Whitehead)(1994)，《教育的目的》，吳宏志譯，台北市，桂冠。

期刊論文

- 楊道麟(2013.10)，〈試論語文教育目標的理論貧乏〉，《國文天地》341期，頁54-58。
簡銘宏(2013.04)，〈蔣渭水〈臨床講義〉的一種觀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6期，頁167-213。
許俊雅(2012.09)，〈臺灣文學的語文教育追尋〉，《國文天地》328期，頁70-73。
簡銘宏(2012.09)，〈臺灣近代醫學凝視下的〈臨床講義〉〉，《屏東教育大學學學·人文社會類》39期，頁57-92。
李新霖(2012.05)，〈語文教育在通識教育中的定位〉，《通識在線》40期，頁6-7。
彭妮絲(2009.12)，〈生命關懷視域中之語文教學研究——以隱性知識顯性化為基礎之探究〉，《高雄師大學報·教育與社會科學類》27期，頁45-66。
梁明雄(2007.12)，〈蔣渭水與臺灣新文化運動〉，《稻江學報》2:2，頁259-277。
莊明貞(2001.09)，〈當前台灣課程重建的可能性：一個批判教育學的觀點〉，《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14期，頁141-161。
林秀蓉(2000.07)，〈臺灣醫生文學探析——以蔣渭水〈臨床講義〉、賴和〈蛇先生〉為例〉，《問學》3期，頁155-174。
林秀蓉(2000.05)，〈一篇診斷日治時代臺灣社會病症的政治文獻——蔣渭水「臨床講義」探析〉，《宜蘭文獻雜誌》45期，頁131-144。
劉方稜(1988.01)，〈為散文作適切的詮釋——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評介〉，《文藝月刊》223期，頁28-34。

附件一
〈臨床講義〉

- 患者：台灣
姓名：台灣島
性別：男
年齡：移籍現住址已二十七歲
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
現住所：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番地：東經 120—122 度，北緯 22—25 度。
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
遺傳：明顯地具有皇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
素質：為上述聖賢後裔，素質強健，天資聰穎。
既往症：幼年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腦明晰，意志堅強，品行高尚，身手矯健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行卑劣，節操低下轉日本帝國後，接受不完整的治療，稍見恢復，唯因慢性中毒達三百年之久，不易霍然而癒。
現症：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枉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憤氣滿滿，意氣消沉，了無生氣。
主訴：頭痛、眩暈、腹內飢餓感。
最初診察患者時，以其頭較身大，理應富於思考力，但以二、三常識問題試加詢問，其回答卻不得要領，可想像患者是個低能兒。頭骨雖大，內容空虛，腦髓並不充實；聞及稍微深入的哲學、數學、科學及世界大勢，便目暈頭痛。此外，手足碩長發達，這是過度勞動所致。其次診視腹部，發現腹部纖細凹陷，一如已產婦人，腹壁發皺，留有白線。這大概是大正五年歐洲大戰以來，因一時僥倖，腹部頓形肥大，但自去夏吹起講和風，腸部即染感冒，又在嚴重的下痢摧殘下，使原本極為擴張的腹壁急劇縮小所引起。
診斷：世界文化的低能兒。
原因：智識的營養不良。
經過：慢性疾病，時日頗長。
預斷：因素質純良，若能施以適當的療法，尚可迅速治療。反之，若療法錯誤，遷延時日，有病入膏肓死亡之虞。
療法：原因療法，即根本治療法。
處方：正規學校教育 最大量
補習教育 最大量
幼稚園 最大量
圖書館 最大量
讀報社 最大量

若能調和上述各劑，迅速服用，可於二十年內根治。
尚有其他特效藥品此處從略。

大正十年（民國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主治醫師 蔣渭水

附件二
〈新聞診斷書〉

患者：

現症：

診斷：

療法：

處方：

時間：

主治醫師：